

# 泼墨江湖呵冻笔

## ——走近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家陈舜臣

李达章

陈舜臣(1924—2015)是我的舅舅,按说应该比较了解。但每当被问及他的祖籍时,我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很是纠结。他出生在日本,生活在日本,而我的外公、阿嬷是从我国台湾去的日本。因此,关于他的祖籍用他的话说:“如果继续追溯的话,应该说是福建的福州。”不过近来从他的几篇杂文或随笔中得知,陈姓家族的远祖在河南的颍川。祖辈说“梁上君子”一词的创造者陈寔便是他们这一族陈家的远祖。想起来了,舅舅他们陈家的祖先牌位上的确刻着大大的“颍川”二字。翻看地图,似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千年的漂泊画出的那个圈圈只因生活所迫,而心灵中难舍的仍是那片故土。

作为享誉日本文坛的作家,陈舜臣拥有的奖项或头衔的确很多,曾获得日本江户川乱步奖、直木文学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是日本推理史上的“三冠王”,让日本文坛的各路英豪自叹不如。

言归正传,除了舅甥这层关系之外,要说真正“接触”陈舜臣和他的作品,还是近年来的事。2007年,受他委托和授权,我开始负责他在大陆的著作版权。同时,我也想与各位长辈、同仁分享许这位身居海外的老者——陈舜臣对祖国、对故土的点滴思绪与情感。

陈舜臣写过太多的中国历史小说和推理小说,多被读者称之为历史小说家或推理小说家。其实,他的随笔、杂文、札记甚至旧体诗和词等也很多,内容则以到中国采风之后的感想为多。

陈舜臣属于那种不善张扬、不喜虚华,谦逊、儒雅、默默耕耘的作家。我国著名作家从维熙老先生曾赋诗赞他:“牛年再逢孺子牛,文苑耕耘到白头,碧血丹心化翰墨,心香一气流人间。”我国知名画家、诗人李可染先生赠与他“澄怀观道”四字。

陈舜臣以《澄怀》为题赋诗曰:“澄怀默稿数离忧,耳顺那甘章句昂。天外孤蓬常举踵,栏中老骥尚昂头。胸闲薄膜存余悸,脑底残筋耐激流。泼墨江湖呵冻笔,展笺编录百春秋。”

这首七言律诗《澄怀》是陈舜臣花甲之年的诗作,写的是他的抱负。诗的大意是:哪怕是一棵被吹向远空已然失去根须的小草,只要还没有触及大地,就要高高的向上伸展,不会丢弃希望,就像曹操诗中那匹被困在栏栅中年迈的名驹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依然高昂着头。在我并不宽厚的胸中仍然残存着澎湃,在我脑海依然可以抗衡感情悸动的岁月里,来吧,在一生的舞台上挥洒笔墨,假如笔毫冻结了,呵呵气仍可继续,大大地铺展那稿纸,在上面留住这百年历史。

谈起这首诗,他说:“现在读起来也会觉得从花甲之年开始,无论做什么事,我总要略带夸张地拿出一股上了年纪的气势,这一点连自己都能感觉到。然而,这种气势应不失为壮志。因此,在那以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不可丢失这壮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陈舜臣就与诸多国内各领域的名家、大师有着频繁、友好的往来。例如,作家巴金、现代文艺评论家冯牧、画家李可染、原中日友协理事张和平、文学家从维熙、诗人兼文艺评论家张光年、末代皇帝的弟弟溥杰老先生等。当然,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交往更是密切。每次回国,他必定要去拜访这些朋友,而且每当中国作协的人去日本时,他都会热情款待。在这些交往中,令我至今羡慕不已的是,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的那份中国传统文人具有的古朴儒雅的方式——以诗会友。例如,在收到前面提到的从维熙先生的那首诗作后,陈舜臣随后赋诗和从维熙诗韵回复:“徘徊践历似蜗牛,顽石依然未点头,碧血浓浓深几许,丹心一片

白云留。”

说起来,陈舜臣的“诗作”也有百余首之多。不过,陈舜臣曾多次拒绝日本的出版社以“诗集”的名义出版。他始终认为,身为小说作家,那样做未免过于轻狂。甚至曾一再严肃地强调,写旧体诗只是他写作之余的一种笔墨消遣,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中国文人常说的“诗话”而已。其中国文人式的谦卑可见一斑,同时也反映了他厌恶虚荣浮夸的质朴性格。读陈舜臣的随笔作品,恰似一杯香茶相伴。听他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侃侃而谈,有一种无处不闻历史之苦涩、记忆之浓香的感觉。人生难免无奈和躁动,看这类书恰似一剂良药。

陈舜臣对历史,尤其对中国历史颇有些研究,因而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无不贯穿在他的历史小说之中。从大历史观说,他的《小说十八史略》《中国五千年》(国内更名为《中国历史风云录》)和《中国的历史》等可谓通俗易懂且语言简练,把握历史脉络之清晰令人叹服;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又名《大江不流》)三部曲则可看出他对近代动荡中国历史的熟知程度,其作品在国内也算上乘之作吧。《秘本三国志》也在中日两国风靡。

除了对历史的喜爱,陈舜臣对历史人物同样有着另辟蹊径的视角,见解独到。他的小说《郑成功》《曹操》《成吉思汗一族》《耶律楚材》《诸葛亮》等均可视为佐证。

有人评价陈舜臣在多部作品中流露出“背井离乡”以及寻根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虽没有找本人证实过,但从他多部作品反映出的思想和观点,似乎可以说的确如此。然而,必须澄清一点,这种长期的漂泊感让他更多地倾心于博爱或者叫做大爱。

了解陈舜臣的人都知道,他对

“丝绸之路”有着很深的感情。不仅因为有关敦煌、“丝绸之路”的作品给他带来了诸多奖项,还因为他十分关注很多“遗失”在“丝绸之路”途中的那些流失到国外的国宝。了解大英博物馆的人应该知道,要想全部了解目前珍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是一件何等难事。因为每次文物展出仅仅是其中“藏品”的冰山一角。普通人可能一生无缘得见全貌。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陈舜臣以世界笔会成员的身份和其他关系,曾将收藏在那里的几乎全部展品拍成照片,无条件地赠送给中国相关部门。

总之,中国情结自始至终贯穿于陈舜臣的每一部作品,甚至浸透于日常待人接物的每个细节。每次到北京,他的必游之地一定少不了琉璃厂;每次赠书给亲朋好友,盖上去的印章一定要用荣宝斋买来的朱红印泥;北京的烤鸭、入夏时节江南的鲥鱼、陕西的火镜柿、新疆的哈密瓜都是他的偏爱。

在我的印象中,陈舜臣是所有亲戚中最不爱说话的一位。每次回答别人的提问甚至寒暄问候都极其简练。2009年春节我特意从北京到他家“串门”,再一次见到一向寡言少语的陈舜臣时,他已经坐上了轮椅。然而令我惊讶的是,85岁高龄的他双目依然炯炯有神,情绪极佳。尽管坐在轮椅上,陈舜臣依旧保持着他有惯有的“不获麒麟笔不休”的气势,一边露出孩童般的笑意,一边气宇轩昂地表示:“指日尚可握笔,我要继续写完因病而中断的《天际的诗人:李白》。”

这种不屑死神的顽强抗争,竟是为了与生命共存的写作。不禁让我想起他的诗作《古稀有感其二》的最后两句:“莫道流云千里远,麒麟志在昆仑河。”

(“陈舜臣随笔集”第一辑、第二辑已于近日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 《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出版

本报记者 刘修兵

# 汉剧史书写方式的新尝试

6月15日,《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新书分享座谈会。该书由湖北大学教授朱伟明、副教授黄斌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

《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一书,是朱伟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剧的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系列成果的第三部著作,此前,已完成的《汉剧史资料汇编》与《汉剧史论稿》,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并分别获得湖北省和武汉市优秀社科成果奖。《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延续了之前以资料钩沉刷新汉剧史书写的学术理念,同时又将历史梳理与现实关注相结合,使文史资料与舞台实践相融合,在当代汉剧史书写方式上进行了新尝试。

汉剧是湖北最有特色的地方戏,对京剧及一些地方戏有过深远影响。但目前湖北省境内仅存两家汉剧专业院团,许多剧目和传统技艺正随着老艺人的谢世而失传,相关资料亟须抢救和保护。由于资料零散且不足,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剧的发展、蜕变尚无系统关注与研究。为此,朱伟明及其研究团队,以十大行当这一汉剧最有特色的剧种特征为切入点,对武汉地区的多名老艺人作了采访。这些艺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初完成科班教育并登台演出,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汉剧演出骨干。如今虽淡出舞台,但他们的从艺经历是一部活生生的新中国汉剧史,亟须挖掘和整理。

《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

是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的文字稿。全书共涉及16名艺人,包括一末、二净各1人,三生、四旦各2人,五丑1人,六外3人,七小2人,八贴、九夫、十杂各1人,兼习三生与六外的汉剧院团管理者1人,涵盖了“十大行”所有行当的艺人。全书语言平易朴实富有“汉味”,不仅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学术性,同时又极具形象性、趣味性;既可为戏曲研究者提供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剧艺术蜕变有价值的参考,也可供汉剧爱好者阅读,对武汉“戏曲大码头”建设和汉剧文化推广都有重要价值。

“十大行当既是汉剧特有的体制,也是汉剧艺术形态中最具本质特征的元素。《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了十大行当名家的从艺经历,心得,可以全面反映十大行当在新中国的历史蜕变,是一部新中国汉剧发展的原生态历史。”朱伟明说,本书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下,以十大行体制为切入点,以个案研究为中心,运用口述实录的方法,着重考察汉剧表演的舞台特征,为深化、实化、细化汉剧研究史做出了新的尝试。

武汉大学教授、著名戏曲研究专家郑寅寅认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汉剧至少影响了清中叶以来的戏曲发展进程,但相关研究却一直比较零散,“汉剧的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的系列研究及《汉剧十大行当名家访谈录》的出版,提高了汉剧研究的学术性,而且不同于常见的戏曲文学研究,关注剧种与舞台研究,在研究路径上也有创新之处。

# 细品“食色里的传统”

李 佳

近日,我读了一本特别有滋味味的书,郗文倩著《食色里的传统》。

初得此书,翻看目录,蓦地想起汪曾祺先生那本名著《生活,是很好玩的》。的确,有几分像:全书分为饮食、服饰、行旅、草木、节令、百戏6部分,每部分有11篇文章,篇名很接地气,《豆腐四兄弟》《徒步与骑驴》《恭亲当官》《腊八食粥》《“浪”秧歌》……小日子里的喜悦和香气扑面而来。相较于此,汪曾祺先生的书分了3部分:有味、草木和春秋,内容也是滋味飘香。待细读后方知,两书的韵味是不同的:汪书味道淡,仿佛清蒸、白灼;而此书味道浓,做法大概是“红烧”。究其原因,汪曾祺用白描笔触;而郗文倩则在白描之外,添了气味料,她将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与寻常生活琐事“地”在一起。

翻开这本书,便有种放不下的感觉。不光因为书中所写样样与自己相关,仿佛家里的一桌一椅、一盃一盞那般亲切;而且这些寻常事物经作者一写,又显出些许陌生,那种感觉就像《回乡偶书》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对自以为熟悉的一切,都需要重

新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已经离“家”太久、太远了。郗文倩的文字缓缓地将我拉回那个来时的地方。正如她在《序》中所写:“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而历史,究其然,原本都是‘小历史’,是局部的、常态的历史,是日常生活的历史,锅碗瓢盆,茶食酒菜,起居动静,喜怒哀乐,是立体的,有现代感的。”读郗文倩笔下的“食色”,能读到历史。在《文吃与武吃》一文中,中国古人的餐宴礼仪跃然纸上。春秋时期外交使臣要善于觥筹交错间赋诗言志,古人借用诗句表达和回应诉求。作者在《座次移转》一文中也通透地讲了中餐餐桌形制的变化,从鸿门宴到梁鸿、孟光夫妇的“举案齐眉”,从“分席制”到“国坐合食”,包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礼仪观念、日常用具之变化,其背后更有制度的演进、文化的交流。而在《发如韭,剪复生》一文中,我读到了中国人对于头发的情感变迁史,原来曹操的“割发代死”并非作秀,古人对于头发十分珍视。

深藏在“食色”里的,不光有历史,还有文化、传统。《周礼》记载:“春

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孟子》讲:“食色,性也。”古代很多贵族、文人、雅士是地道的“吃货”。诗人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道:“夜雨剪春韭。”李商隐更有诗云:“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更不用说发明豆腐的淮南王刘安、吃法不断翻新的东坡先生了。《红楼梦》中也有1/3的内容在讲“吃”……读郗文倩笔下看似琐屑的生活细节,渐渐品味出丰厚滋味。

中国古典哲学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草木有本心,草木即自然。孔子曾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这句之后还有两句:“迹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草木乃大事,与国事、家事一样。先人认识和接触草木的过程中,凝结着智慧和情感。一部《诗经》里有百种草木之名;讲起草木,我们的先人几乎总能信手拈来。那么,我们呢?“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若当燕乐奏起,我们尚难辨“苹”“蒿”“芩”,又如何广纳嘉宾“式燕以款”?

郗文倩是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体学研究的学者,功底深厚,治学

严谨,讲起“食色里的传统”举重若轻,书中文字清丽、语言从容,细细读来令人心五味杂陈。这不仅有重视历史的讶异、温故知新的惊喜、回望来路的百感交集,还有对许多寻常事物生出的不一样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敬畏。真正的传统就溶在最朴素的生活里,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是以,郗文倩说起它,如同在讲一位老朋友的故事。我们,并非我们自己,而是历史和文明的连接点,与这些看似寻常的事物一样,担负着继承与传承的使命。

食色里的传统,是来时路。回望来路,几许迷茫,几多感慨。今天的我们,也许太着急赶路,险些迷失了。前路漫漫,世事沧桑,变幻无常,或许有时,我们可以停一停,再慢慢悠悠、清亮亮地唱起那首快要忘却的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生活是“很好玩儿的”,不仅好玩儿,郗文倩告诉我们:细品,还挺有滋味儿。

(《食色里的传统》一书已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10月出版)

## 首届埃及中国当代小说青年翻译大赛启动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吴升妮)由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和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合作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承办的首届埃及中国当代小说青年翻译大赛6月18日在开罗正式启动。

本次翻译大赛所选书目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年龄在25周岁至45周岁之间的埃及参赛者自18日起可在指定网站下载该小说,他们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完整的阿文翻译。获得一等奖的翻译作品将由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在埃及出版发行。

《世间已无陈金芳》作者石一枫在启动仪式上说,在分享不同文

化背景的文学作品时,语言往往成为一种障碍。翻译工作不仅破除了这种障碍,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一部分。

埃及国家翻译中心主任安瓦尔·穆吉斯在致辞中说,此次翻译大赛旨在培养和挖掘优秀的汉阿翻译人才,提高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在埃及的关注度和当地青年翻译者的翻译水平。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石岳文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希望通过翻译这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学作品让更多埃及人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推动两国文化事业交流迈上新的台阶。

## 长篇廉政历史小说《大清官》出版

本报讯(驻陕西记者秦毅)近日,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潼关县青年作家赵阳撰写的长篇廉政历史小说《大清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为该书题字“潼关多钟秀,人自有灵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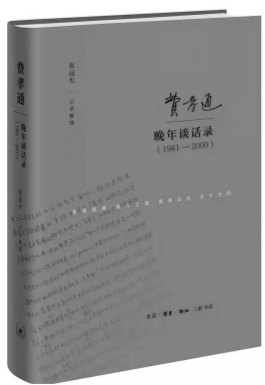
作为一部恢弘、厚重的廉政文学作品,《大清官》分为上、下两卷,

近72万字。小说以史记的笔法讲述了“大汉第一清官”杨震20年的为官经历,包括杨震为官时辅佐君王整顿吏治、严惩贪官、从严治朝,使大汉走向了光武中兴后的又一黄金时期,以及杨震为国计民生着想,殚精竭虑、不畏邪恶,屡屡上奏弹劾奸佞,最后遭奸佞陷害。该书解析了杨震刚正不阿、清廉高洁、爱国爱民的为官之道。



### 好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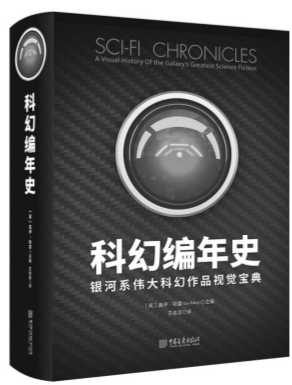
####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曾长期为费孝通先生做助手。本书是费孝通(1910—2005)晚年的“托命”之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93年至2000年,为张冠生跟随费孝通时亲笔记录下费老当时的一言一行;第二部分是1981年至1999年,为费老生前陆续交给张冠生保存的一些谈话资料,是其“晚年谈话”,具有史料价值。本书内容简淡而意蕴深远,真实记录了费老近20年奔走于祖国大江南北所做的真实调查,还记录了费老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历史等问题的独特思考。

(张冠生 编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出版)

#### ●《科幻编年史》



1816年被称为“无夏之年”。就在那年夏天,玛丽·雪莱开始构思“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故事。1818年,《弗兰肯斯坦》正式出版,被认为是第一部科幻小说。《科幻编年史》涵盖1818年至今200余年科幻发展的方方面面,涉及28种作品形态、35种科幻类型的2000余种作品,几乎收录了所有重要科幻作品的基本信息。这里既有好莱坞大片,也有小众邪典;既有休闲读物,也有文学经典……全书共有3175幅插图,还用信息图呈现重要科幻作品的年表、故事概览等,既美观又便于查看。

(【英】盖伊·哈雷 主编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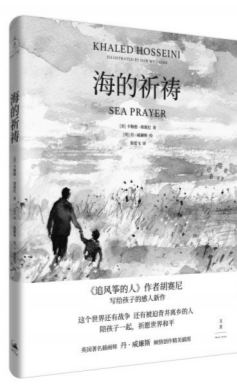
#### ●《美在乡村》



本书是作者潘鲁生近5年来围绕乡村振兴现实议题深入调研以及理论思考的系统性学术成果。全书分为乡村文明、村落保护、手工艺农村、农民画乡、乡愁记忆5个章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潘鲁生从事民俗研究与田野调查30余年,致力于民间艺术的抢救、保护与传承,调研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潘鲁生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 ●《海的祈祷》



这部小说是《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的新作,通过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描述了他们渡海去欧洲的夜晚,父亲注视着沉睡中的儿子,对他讲述家乡昔日的美景,以及海上漂泊的凶险。故事灵感来源于叙利亚儿童阿兰·库尔迪的不幸遭遇,2015年,这名3岁的小难民在抵达欧洲安全地带的途中溺亡于地中海。作者希望将本书献给所有“为逃离战乱和迫害殒命海上的难民”。

(【美】卡勒德·胡赛尼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